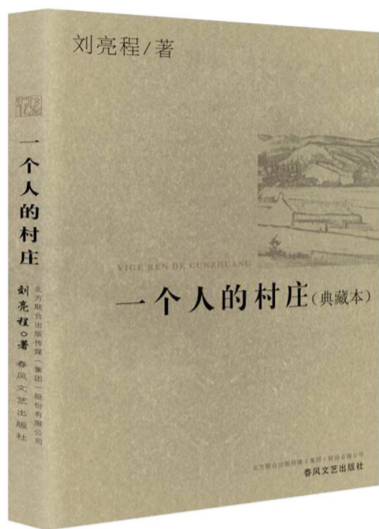


对故乡的眷恋

——读《一个人的村庄》有感

钟莎



《一个人的村庄》
刘亮程 著
春风文艺出版社

黄沙梁，一个地处新疆边陲的小村庄，深居内陆，距海远，降水稀少，日夜温差大。自然条件并不那么优越的地方，却是刘亮程童年与少年时代的快乐营地。村庄是一个人对于故乡眷恋的根基，陪伴着自己成长的乡村，每一帧画面都深深刻在了记忆中，与自己融为了一体。村庄中的一景一物，紧紧牵引着心怀故乡之人的心。村庄是自己永远的避风港湾。

《一个人的村庄》一书，分为“人畜共居的村庄”“风中的院门”“家园荒芜”三辑。里面描绘了在苍凉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，作者与一只鸡、一只蚂蚁、一头驴、一条狗、一只猫、一根木头、一段路、一截土墙、一村“懒”人的故事。看似普通的事物，在作者的笔下，被赋予了灵动的气息。他是一个把灵感变成常态的人。万物有灵，万物自然而平等，无论是“永远一样的



黄昏”“一顿晚饭”，还是“两窝蚂蚁”，作者在字里行间传递着的，是对于自然的尊重，以及对于生命的敬畏。所有细枝末节的小事，溢于言表，充满着悲悯的人文情怀。便是在这样的文字里，让读者对于故乡的眷恋日渐深沉，久久萦绕，无法释然。

读这本书，仿佛让自己一下子代入了作者的视角，做一个闲人，扛一把铁锹，像个无所事事的人，在村外的野地上瞎转悠，顺便凝视一下所见所闻的每一个生命。在他眼里，马匹、驴子、猫狗、虫子，乃至一粒麦子、一条土路、一道沙梁、一方野地，都是充满生命力的事物。身为农民的他，对于黄沙梁的一切毫无保留地赞颂。对于自然，他的视角始终是恭敬而谦卑的。这些自然界中的生命，给予了他无限的思考。他认为，所有的事物，既然存在于世界上，一定也有它自己的欢喜与悲伤，有它自己的思考与秘密。

他的文字，好似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。和煦的阳光给予了文字力量，芬芳的泥土给予了文字温情。这样细腻而又充满诗意的文字，激发着我们的思乡情结。乡村陪伴着我们成长，从出生长大、成家立业，到后代长成、年老体衰。对于故乡的眷恋，深深的融入村庄的一砖一瓦中。就像刘亮程说：“这个世界上，总是有一些人，或一些地方，有意无意地，给你在保留过去，在补充你的遗忘，让你不至于把这个世界忘得太快，让你不至于回头，什么都看不到了。”便是这样的故乡，保留了我们过去所有美好的回忆，让我们拥有了可以回望的地方。

故乡在他人看来也许并不那样美好，就像黄沙梁，是个偏远又缺水的地方。但因为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，故乡的每一寸土地一直陪伴着我，温暖着我的鼻尖，所以无论故乡是贫瘠还是富有，它永远都是最美好的存在。

屏风,更漏与水墨画

华明玥

春雷动，百虫生。虫子与童年，在《昆虫记》诞生后，已经成为文学永恒的主题。惊蛰时分，破土而出的长篇散文《小虫子》，是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庞余亮的新作，也是庞余亮“小先生三部曲”的第二部作品。作家娓娓讲述40种小虫子伴随小主人公“老害”成长的故事。艰苦岁月里，主人公作为家中老么，经常被艰苦劳作的父母忽视，却因为小虫子的到来，消解了寂寞的苦涩，清贫的酸楚。

《小虫子》可以说是《小先生》一书的前传，发掘的是乡村大地上自由成长的童年时光，这座富矿同样是生活之煤在地下闪亮，随时可以点亮心灵之火。我们可以看到，《小虫子》的字里行间充溢着浓郁亲情和自然生长的爱心，作家用含泪微笑的叙述，偿还了童年的所有苦恼、欢欣与神奇。

作家本人曾经说过，好奇心是创造世界的最强动力，如今，家长最头痛的事，就是孩子天天玩手机，在各种习惯性娱乐中耗散了自己的好奇心。“要把孩子从跟手机、跟游戏的拔河中拔出来，靠什么拔？大人的力量是不够的，小虫子和大自然就有这个力量。”

为了赢下这场拔河，作家在《小虫子》精妙的内在结构上下了大功夫，庞余亮一向以为，“文章的结构就像大厦的立柱。有了结构，文章才会出彩，才能做到形散而神不散。”阅读《小虫子》，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散文创作中的多种结构：一是屏风结构，二是更漏结构，三是水墨画结构。

例如，《萤火虫，银簪子》一节，就是明晰的屏风结构，小主人公从“挖空心思找鸭蛋壳想装萤火虫，家中却没有一只鸭蛋”，到“不得不用洗了上百遍的农药瓶来收集萤火虫”，再到“萤火虫被残留的农药味几乎全熏死，令男孩心情黯淡”，最后到“幸存的黄背萤火虫落在母亲头上，成了闪亮的银簪子”，这四部分内容就像一列徐徐打开的屏风，既讲述了小主人公与萤火虫的一日缘分，又暗藏了母亲作为乡村妇女，一生的跌宕起伏。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里，母亲的精力已经被农活、家务与养育孩子的重任耗散，因此，我们在这屏风结构的散文上，迅速捕捉到母亲情绪的变幻，她在“寻找鸭蛋”一节中呛声儿子，以为他是贪吃，在“农药瓶”一节中表现惊奇与不屑，在“萤火虫熏死”一节中，又表现出讪笑与同情交错的复杂情感，而在“银簪子”一节中，如堂吉诃德一样跟孩子的“古怪行为”战斗的母亲，终于松弛下来，她在儿子的引领下，盯着萤火虫看，被乡村夏夜的奇景所吸引，她也被美的浪潮暗暗打湿了心，这是一向干燥对立的母子关系中难得的湿润一刻，这一刻，儿子也把母亲从跟劳作、跟苦痛命运的拔河中，用力拽了出来。

又比如，《有关袋蛾的科学实验》一节，就有一根明确时间线的“更漏结构”。在这一节故事中，小主人公见到天才裁缝袋蛾以后，决定捉一只袋蛾



《小虫子》
庞余亮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来，让它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织一件彩色嫁衣，为此，小主人公捡糖纸、晾糖纸、剪糖纸，将这些糖纸屑像一把彩色的雪，洒在玻璃瓶里，果不其然，随着时间的涓滴流逝，“袋蛾用沾满了金粉、蓝粉、红粉与玻璃雪做成了一件世界上最美丽的新嫁衣。袋蛾变成新嫁娘了呢。”作家以这种更漏结构，均匀地、悠然地滴落时间，奏响自然的回声，让我们听见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北大地广袤的寂静，看到孩子竭力拔节生长，并抵抗孤独的种种努力。这努力，有着最敏锐的触角；苦痛是短的，在苦痛之后，世间万物相互照应的幽默，却像更漏声一样，顽强地渗透进来，不绝于耳。

再比如，《蝴蝶草帽》一节，水墨画写作结构的典型。这一节散文，写的是小主人公为了治头上的疖子，而不得不剃光头、挤脓疮、戴草帽的故事，故事当然是重要的，但更重要的，是这个故事无处不在的美的渲染，作家通过对原野上各种金草帽的渲染（草房子是每个人家的金草帽，草垛是打谷场上的金草帽，太阳是原野上的金草帽），以及原野上一只蓝蝴蝶对孩子的引领，让读者跟着孩子，抵达了满是绚烂蝴蝶的河滩……读到这里，谁都会对作家营造的美屏息以待吧。“它（蓝蝴蝶）合上翅膀停在路边的花上，像一叶蓝色的帆，又像合起来的蓝色手掌，它在招手，它在等他。他一阵眩晕：遇到了神仙化成的蝴蝶。”这蝴蝶的到来，饱含同情与善意，是对这个正处于自卑、沮丧、苦痛中的孩子的深切抚慰。

这个春天，庞余亮用《小虫子》的精妙结构，继承并发展了《昆虫记》开创性的写作方式：写虫子，并非局限在科普研究，而是要写出人与身边自然共生互照的情谊，写出虫子对童年与成人世界的双重告慰。庞余亮不仅继承了这一种广阔的思想与悲悯心，更以独创性的中文之美与散文结构，完成了我们和文学一次完美的相遇。